

一
家

三思樓月書之一

一
家

徐 許 著

夜窗書屋出版

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初版

一 家

每冊實價一元六角
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版權
所有
翻印
必究

著 者 徐 訔

出 版 者 夜 窗 書 屋

總 經 售 西 風 社

上海霞飛路四三弄霞飛市場四號

他們一共十二個人，是一個家庭。沒有法子分開，可也沒有法子合得來。還是杭州緊急的時候，開頭林二少奶奶主張逃難；林老太太可不主張逃難。

林老太太已經五十六歲，她相信林家十八代祖宗從沒有做過缺德的事；她信佛唸經已經三十年，修橋鋪路的事情也做得不少，什麼災難都應當免掉，所以她不怕。她不知道什麼國事，也不管家事，她只管自己的生活：經堂裏喝茶焚香外就是打牌。

二少奶奶雖不知道國事，但管家事，因為管家事，所以同別人有了接觸，知道炸彈是無眼睛的『科學常識』。也聽到那些姦淫擄掠可怕的事實。所以她

主張逃難。

這兩種意見有了不少次的衝突，大半是在吃飯的桌上。

終是二少奶奶先開口，有一天晚上，當她坐下飯桌時說：

『我們要走也該預備了，李家打算下星期就動身呢。』她說完了眼睛看看上面的林老太太，林老太太正在注視二少奶奶，但當碰見二少奶奶的眼鋒時，她就轉向看林先生說：

『你們要走都走好了。我一個人在這裏，看什麼兵會把我打死，『爲人不做愧心事，半夜打門不吃驚。』我們祖宗沒有作什麼孽，有什麼可怕？』

『可是李家張家祖宗也沒有作什麼孽，他們十天前已經搬了。炸彈，槍彈又沒有長眼睛，誰知道會怎麼樣？而且我們年紀青的女人……不是更可怕麼？搶起來也了不得，什麼古董字畫……』少奶奶說起頭看看她斜對面的林先生，說到古董字畫則望望上面林老先生。沒有說下去，筷子正夾着河鰱魚，眼睛好

像在檢查骨刺。

林老先生不但知道些國事，而且外面有朋友，常常去下棋喝茶；知道許多別處積德多年的朋友都遭了劫，那該是大劫大數，而且古董字畫……那是他頂愛的東西，晚了就更不容易搬走。前些時他也想到要搬不容易，同情他太太的主張，這幾天則慢慢傾向到兒媳婦那邊了。但是他裝着沒有看見二少奶奶有光的視線，他摸摸鬍子向林太太說：

『唉，今年真是大劫大數，像梅家這樣三四代修好積德的書香人家，在松江也被搶劫一空，幸虧他家沒有老年人，終算跑得快……不過他家這許多字畫古董都糟蹋了。韻白，』他看林老太太不十分注意他的話，所以他對兒子說起來：『韻白，聽說他們連那幅「太上感應圖」都來不及帶出來。』

林先生知道他父親近來的態度，但是他估計逃難的不容易，十二個人，這該多麼麻煩。而且錢，最要緊是錢，銀行裁了員，他現在沒有收入，只有幾千

元現錢。於是他說：

『噢，真是可惜！……』但是他隨接向他的下座說：『老三，你不是認識梅家的少爺麼？他們還在杭州麼？』

老三是林先生的弟弟，就坐在他的隔壁，他曾在上海多年，因為不安份，才來杭州，靠他哥哥，也在同一銀行裏，現在自然也沒有事情。

『梅家，是的，他們已經去甯波，預備轉上海。我們要逃難也只有走這條路。』老三不是贊成逃難，是贊成去上海，他是龍，上海則是海。

座中還有一位林先生的孤孀嫂嫂，她不發聲，她沒有主意，她隨大家，她現在沒有丈夫，沒有權。說年青貌美有危險，二少奶奶在她前頭，說她擔憂她兩個兒子，那麼林先生有三個孩子。所以她的主張，她只主張無論如何，大家一致行動。

『我們逃難可沒有梅家容易，我們人多，還有是上海房錢貴，而且老四讀

書問題。『林先生是不十分主張逃難的。』

老四也是他弟弟，正在高中讀書。是林老先生同林老太太頂寵愛的人；假如說林老太太還管些家事的話，實在只是管老四的事情。

老四對於國事很關心，他主張『抗到底』；但對於家事則有點外行，『逃難』還是『不逃』，他沒有想過。

『讀書，老四到上海不是一樣讀書』。二少奶奶知道現在二個主張均衡的局勢，他丈夫是一個『不逃』派的重心，所以她要馭她丈夫。

『上海是的，可是現在不是招考的時候。』林先生淡淡的說一句，隨即向老四說：『你們同學沒有說起他們要逃難吧？』

『有是有的，不過新進來的也不少，他們都是滬杭線那邊來的。』老四一面嚼紅燒肉一面說。

老四的話是中立，沒有做兩方面證據的可能，可是林先生從他吃的肉上面

做出文章來：

『聽說上海現在不得了，人多地地方小，食住都貴，據說豬肉一塊錢祇有兩斤。』

『這自然囉，因為大家都往上海逃，足見大家看到上海才是太平的地方。我們現在不逃，將來恐怕連想逃都逃不進去了。』二少奶奶說完了很得意，拿羹匙搯一匙鹹菜湯潤潤喉嚨。

『你們要逃的都去，都去，我一個人在這裏。上海這種地方，兩三間房子要租幾十元錢，什麼東西都擺不下，我的經堂怎麼辦，還有老爺的書房？』林老太太說完了看看林老先生。她不見得怎麼唸經，但一定要一個經堂，同林老先生不見得唸書而要一個書房一樣的。

『逃難末還要什麼經堂，書房；只要佛像傢伙古董字畫不遺失，將來太平了佈置經堂與書房有什麼難。』林老先生注意的是將來。林老太太自然不高興

了：

『你把你古董字畫都搬去吧，我的經堂可不搬，我留在這裏。經堂又不是做戲的行頭箱。』

『娘』老三一看娘的面孔不好，說：『你不去上海有十多年了。也該到上海去玩玩，現在上海越來越熱鬧了，跑狗場，回力球。……』

『聽說梅蘭芳就要在上海出演，救濟難民。』林老先生的視線從老三看到林老太太：『如果到上海去，這個機會到不可以錯過。』

於是林老太太也談起梅蘭芳，談到他出身，年齡——一直到飯吃好，臉洗好。林老太太到經堂去焚香喝茶，林老先生到書房去看太上感應篇，這二位老年人要早睡，夜裏的牌局常是讓給年青人，於是中堂上響起一陣麻將。大家忘去了逃難還是不逃。

可是情形更加緊張了。逃難的人家越來越多起來，老四的學校也無形中休假了。

林老先生的態度已經是明顯地主張逃難了，二少奶奶更加堅強地發揮她的正面的論調，林老太太則已模糊地好像兩可。

於是決定逃難。但是林先生意思與大家有點不同。

『我想』有一次他對大家講：『你們都搬到於潛去，我先去上海，如果我看情形還好，我再叫你們去。』

『……』二少奶奶沒有發聲，她想她自然屬於丈夫而是同丈夫一同去上海的；搬於潛去的『你們』之中，一定不會有她。

『情形好，什麼樣是情形好呢？』林老先生先問。

『比方有什麼生意可以做，或者我能夠找一點事。』林先生說：『因爲十二個人一道去，找房子就不容易，到那邊生活也成問題。』

『那末你一個人去上海，我們十一個人去於潛，又怎麼辦？我們年紀大了，老三老四都還年青，不懂什麼事。你的嫂嫂同你的女人都是女的，還帶了五個孩子。』林老太太也想探探到底二少奶奶是不是也去上海。

『我想我先陪你們到於潛，租好房子一切安排好以後，我再去上海。』

『不過你一個人我也不放心，萬一將來音信不通，或者有什麼病痛。』林老先生說。

『我先同你一道去，不但可以照顧照顧你，上海我親友多，尋房子什麼有我都方便。』這是二少奶奶的話，二少奶奶看看她也在十一個人裏面，心裏有點焦急了。

『嫂嫂去到好，可惜有三個孩子帶着不方便，不帶也不好。』這是老三的意思。

『或者你同老三一道去。……』林老先生嘴裏叫老三去，意思是自己想去。

『老三先去，那麼家裏更沒有人了。』林老太太果然不贊成。

『或者爸爸先同哥哥去。』老三奉迎爸爸。

『……』

像這樣沒有結果的話一談又談到夜裏。

夜裏，二少奶奶在自己房中，看林先生進來了，她就去關上了房門。

『你現在好，越來越狠心了。』

越來越狠心，二少奶奶的話是有根據的。

林先生在上海什麼大學讀書的時候，就愛上這位二少奶奶，——那時候還

是陶小姐。大概爲他們的一次杭州旅行，林先生爲要他家裏見見陶小姐，所以帶她到家裏去一趟。這深堂大廈的舊式大家庭風度，駭壞了當時的陶小姐；因此雖然她愛林先生，下嫁時則以組織小家庭爲條件的。林先生畢業以後就結婚，結婚以後在上海組織小家庭，小家庭生活其實也只是一個理想，林先生在中學教書，收入不多。用一個佣人，新進來時，一點不懂，等教會了，事情就做得拆瀾污，一做好，就出門去，還要偷東西或者生閒氣；辭了去尋新的，又是一番心機，教她這樣，教她那樣，教會了又是一樣。後來二少奶奶肚子大起來，生了一個女孩，事情更加麻煩；一碰到林先生病了，二少奶奶又要管小孩，又要管佣人，弄得精疲力盡。

這樣一個新女性，靠着愛情組織的小家庭終於失敗了。林先生就在這失敗之餘，由家裏的關係在杭州弄了個銀行的位子。於是二少奶奶就不再堅持小家庭的生活。與大家住在一起，起初不習慣，後來她丈夫地位升了，薪水也加

了；繼之那位握全家經濟一切大權的大哥死了，他丈夫在家庭裏地位突然重要起來。四年來，她又添了二個孩子，可是比一個孩子時還空閒，大家庭對她還有什麼不好呢？

但她對小家庭美麗的憧憬總沒有消失。她已經知道上次失敗的原因完全是經濟關係，假如有錢，房子大，佈置好，佣人多，這小家庭是多麼舒服。現在他丈夫握大家庭經濟權，如果帶她去嘗試小家庭的建設，那不是一定可以做小家庭的模範嗎？她以前的親友同學，還有人寫信來談到家庭問題。她回信無事可談，不免用些新小說上的套語，寫些『舊式呀！』『大家庭呀！』『苦悶呀！』的驚歎符號，於是別人就來信安慰她，勸她還是叫丈夫在上海找事，那末，就可以過新式的生活了。所以她很想再去試一試。

一個英雄失敗了，死了的雄心終時時在復活，二少奶奶這個雄心死灰的復燃，自然不止一次了；林先生剛剛失業的時候，她以為機會又到，叫他丈夫寫

信到別處親友設法，可是那是全國動員的時代，怎麼還有這樣巧的機會？現在雖是逃難，但逃難也是機會。假如她們夫妻一對與三個孩子去上海，留其餘七個人去於潛，那麼他們大家庭的大部份在於潛鄉下，只要用很少的錢就可以過去，或者每月給他們一點，或者整個給他們一筆，反正林老先生與林老太太手頭還有現錢，他們就可以用大部份大家庭的經濟力量來組織華麗美滿的小家庭了。在這裏，雖然她也比別人占三分優勢，但是做一件新衣裳，大家嘴眼都不高興，買一點新花樣東西，大家也模倣着要買。一去上海，第一他們不知道上海生活程度，第二上海的場面就可以充爲做好衣裳，買好用品的理由。平常同林先生鬧，要另組小家庭，林先生終是以沒有機會來說，現在有了機會，誰知林先生會這樣！

『……』但是林先生沒有言語。

『真沒有良心！』

『這又是爲什麼？』林先生坐在床沿上。

『爲什麼？你想想看，你同我結婚時就說好組織小家庭的，我刻刻苦苦努力了一年，犧牲了我在社會上的事業；等你有了點出息，你反而逼我做大家庭的奴隸；你哥哥一死，那麼大的家都要我一個人管；你一直安慰我，說有機會我們另外組織小家庭去，但是現在，機會來了，你到要一個人去上海。』

『你這是什麼話，這裏的家，是你自己搶着要管，本來由大嫂管不是很好。』林先生話似乎重了點。二少奶奶聽了，又輕又狠的走近他身邊，咽着淚說：

『你叫得這樣重，是不是要別人聽見，叫別人來恨我？』

『那末你這種話算是什麼意思？』

『你算是什麼意思？』二少奶奶倒在床上哭了。

『我怎麼好說帶你去，你去了，大家都要去，大家一去，我們現在現錢就